

查书十年

陆落容

小时候喜欢史料笔记丛刊,不喜欢正经史籍。喜欢体面优雅的风流才子,不喜欢冬烘学问家。一路混到大学,德行不改,学校又散漫自由。按理应当学习艺术作品生成与理解的机制,解释它何以具有一部历史。可结果,我是靠翻三百年前江苏省长家的书画账本儿和信札册毕业的。

脸皮再厚,也不好意思说这是做研究的正路,倒像个小报记者,汲汲蹲守无关痛痒的花月新闻。不过,亲自下河刨刨一遍,姿势虽然不雅,好歹也算划过了水。从那以后,我就有了最初的观点:对某些阶层来讲,书画是日常陈设,实物资产,理财产品,社交礼物。它当然也是提供精神愉悦的物质媒介,可这一层维度未必天然优先。

人做一件事情,总会产生一点看法。面子、人情、时髦、真爱,每一种因素都在人们评价书画时暗暗起着作用,久而久之,“看法”就和作品一起流传。日子再久些,看法代代叠加,不断自洽,听起来越显堂皇,也许竟能决定实物的存亡。不正经史料的教益,是复现出看法堆叠与实物聚散的过程,让人不要把画案上的秋水春山悬之过高。在这个全凭本事的游戏场中,无上神品起初可能只是宋版大明律;急急轮转的人世,又总是把今日的烟云供养,换作明天的柴米油盐。

故纸堆无情极甚,告诉我谁的生命都不过是一袭华美的袍;许多风流才子都拍过马屁,做过掇客,打过秋风。可是,也正是它,一边呈现俗世通行的游戏规则,一边讲述人们如何钟情一幅作品,有时从中汲取了精神力量,也确实靠它应对风刀霜剑的人生。

它们又坦白,又矛盾,诱引我久久勾留,把乱翻书当成事业。起初只想知道书画在一般文人世界里究竟有多重要,他们收藏什么、作何评论,怎样处置。后来心野了,又想知道画家如何应对定制条件,怎样向世人说明自己的工作。到了这个份上,只好严肃与活泼并举,正经调查起文献来。旧有几种工具书,堪为索引。古籍普查网站持续登载条目,又提供不少便利。数据当然不全,却也不必等到全了再访,一生当着几量履呢!

去图书馆查阅古籍,和在家里看闲书,完全是两件事,从容静对少,囫圇吞枣多;工作人员入库取书需要时间,读者的“一天”,必须按小时来计划。研究工作没有下班一说,因此未曾打过朝九晚五的工,仅有的体验全在图书馆里。大天亮儿进楼,薄暮时分滚蛋,中间就和各种纸张字迹题跋印章载沉载浮。我好奇的那些问题,久而久之,渐渐看到解决希望。南北奔走,每一次都算得上乘兴而来,兴尽而返。不过回想起来,记忆深刻的并不总是书,而是琐碎的情境片段,以及挥不去的风月闲篇。

中科院图书馆早早闹绰,有一溜儿舒服的沙发。午间闭馆,原只想坐着略作休息,等到醒过来,才知道已经睡得半边身子栽歪过去。此地有一位端方正直的专家,因我提了书,带几个学生顺道扫

老百姓日常生活,不外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及“衣食住行”这些内容,这回想写“住”,写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里的“住”。“耕者有其田,居者有其屋”是亘古以来的理想,如今可以说是实现了。写这篇小文,先备参考材料,北京街巷旧地图和几本新书,如《寻常百姓家》(丛书仅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)、《凝固的浮云: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》(吴长生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)、《我心中的四合院》(刘莲丽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)、《为了记住的纪念——孙之俊纪念文集》(孙燕华等著 学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)。这几本书里还牵扯到房屋的买卖和租房,因此还参考了年代更远的《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》(张小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)。为什么只选这几本书,因为这几本书“于我亲”,在时空和地理上均与我有交集。

这几本书里的“居者有其屋”包括了几种类型,最豪的是买地盖房子,稍逊的是买现成的院房,另外有一种既买房又往外租房(“吃瓦片”的,末等是租房户。在那十几年的大环境里,不管哪种类型,总趋势是“张公养鸟,越养越小”。

孙之俊是知名漫画家,他的《骆驼祥子图传》,深受读者喜爱,老舍也很满意。孙之俊在北京西城复内大街南侧买了四分空地(约266平米),自己设计图纸请泥瓦匠盖了座院子。院子正南正北,四四方方,白墙青檐,西式平顶,与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大不相同,只盖了北房和南房,东西两边种有丁香、海棠、山桃、樱桃、枣树、桑树、柳树、槐树及其他花花草草,看来孙之俊家的绿地面积占有率不低呀。我念的中学离孙之俊家很近,五年中学时光不知路过了多少趟,而今中学仍在原址(醇亲王府),孙之俊故宅那片早已高楼林立,不复旧观矣。

比孙之俊稍晚几年在北京城里购

一眼,其间问:是何版本?我答错了,他不响。学生也错,立刻收到一个恶狠狠的眼刀。

文津街七号最难忘。过去总是秋冬有空,照例乘车到团城,步行过金鳌玉蟾桥而去。四下里榆柳萧疏楼阁闲,北海凝作一池冰。棱棱劲风,全招呼在花池里最后几朵月季身上。晴日里,主楼上琉璃瓦湛然一碧,空地两边几株柿子树,高枝上十几个红果,点缀蓝天。雪天里,正门口石狮子染了发,小卷毛亮晶晶的白。冻云黯淡天气,下半晌倒钻出太阳来。玻璃窗上的日影一斑一斑折射在楼梯间,又一斑一斑往下跌。吱呀声里推门出去,只剩下几点寒鸦唤住余霞。

孤山古籍部四时常住,两座小楼见证一个人怎样从云水襟怀到土木形骸。去时经慕才亭,上西冷桥,春天绕过孤山的梅树,夏日受用一大片荷叶清香。馆区里高树上有松鼠,空地上开过白花二月兰。白楼被芸香味笼罩,储物柜已经投币开门,水杯架还是木格栅。每桌上一只青花瓷笔筒,里边放些裁成长条的宣纸,供人当作书签。曾在这里翻到普贤夹在书中的花瓣。长窗下数声啼鸟,

教人明白什么叫门心皆水,物我同春。

复旦去过。预先联系好了,到时仍旧愕然。但见提阅的书已经全部出库,整整齐齐码在一辆手推车上,一分钟也不舍得你等。当然是玩命看了一天,又怕来不及,又爱史料好,心如秋草遍山长。楼层高,闭馆时出门一望,金红色的日轮正要西沉。学生下了课,正在走廊里打水买饮料。这些活泼的人声合力一拽,使我回了魂。同样的待遇,在天一阁受用过一次,那是灯院雨昏,小城岁晚,门外茶花一萼红。

蠹鱼生涯在三年前戛然而止。手边有一张中国政区地图,标满了目的地。东北西南,中原海隅,都没去成。人总是为自己想做的事赋予太多意义,幸而我还记得乱翻书的初心并不伟大,做不了就先停下,不必为自己脸上贴金。

可是,在图书馆摸过的书,如同已经爱过的人。要当作从未相逢,却不可能了。甚至还想印它出来,以便逐行逐字细细检阅。承蒙许多师友相助,妄想居然成真。那些令人叹惋的卖画底账,行李清单,假货大全,wishing list,单看不是废纸,也是闲篇。放在一起比较着

看,倒能显出见识长短,品位高下,文人相轻或者相亲。再往下讲,就是冬烘学问家的话题,此处不表。且说推进影印工作,和四处看书一样,都要与人联络,争取机会,因此明白了体面优雅究竟多难。捐客倒还不曾做,图文资料的秋风已经打了不少,马屁也没口子的应拍尽拍。风流韵致应当怎样培养,迄今只是茫然。人间的各色应酬、揖让与坚守,倒渐渐饮水自知。道行之浅,自己心里有数。可是见过了好榜样,也就知道怎样是可敬可亲。

天一阁的库管员老师说:保护藏书是我职责所在。除非不再做这份职业,否则馆藏不容有失。上图的老师看我在卡片柜前徘徊,四角号码极不熟练,问了要查什么字,四个数脱口而出。文津街的存包处曾设在屋门以内,负责看管的老师温柔亲切,不疾不徐,再七上八下的心也能被她抚平。北京有位亲近长者,知道我在翻寻故纸,一日忽然提示:某图某书是否知道?那书有个显赫名头,但闻见者少。倘若利用者骨头轻,不免要视为独得之秘。可是后来问了业师,他也说:多年前就看过了,未敢深信,所以存而不论。

什么是职业道德,怎样叫业务精熟,应当如何以学术为公器,多加思考而不轻下结论,都是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到的。想象古人,认识他人,同时也就探索了自己。这是意外的收获,它与每一个展卷读书的长日同样刻写了我的生命。现在,至少从道理上明白,应当让自己更加开阔,才能更好地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书,作更丰富真诚的讨论,过好自己选择的生涯。

也曾想,要改改爱慕才华,一味八卦的毛病吗?我与周遭旋久,到底不行。

筆會

石窟艺术的创造者

(国画)

潘絮兹

经历过半个多世纪风霜岁月的淘洗,体悟过无数次次炎凉世态的磨砺,一封大学毕业纪念日同学聚会的邀请,唤醒了那颗疲倦了有几分麻木状的苍老心脏,重新回味起“同学”二字时,竟然其妙莫名、返老还童般地泛起缕缕温馨的心理涟漪。

人的一生,约有六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学校度过的。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研究生,一应读书下来,泛泛而论,一个学校、一个院系、一个年级的同时在校者都可称之为同学。实际上,我们通常实指的“同学”是个狭义概念,大致包括:那些有过同班同级的同窗之谊、或者有过较为深入交往且经常联络、长期保持在记忆中的学友。这些曾经相伴走过某个学习阶段的同窗,带着鲜明的历史印痕,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你一生中最为牢靠的朋友和至交。

小学时期的记忆似乎已经有些模糊。启蒙之初,无忧无虑懵懂未开的童年,同学或许只是个课间休息或体育课上大家一起玩乐的伙伴。或许你曾经为学习落后而沮丧,为受到老师的表扬而沾沾自喜,为考试的满分招来同学一片欣羡的目光;或许你也会羡慕别人的漂亮书包、彩色铅笔、异型橡皮,羡慕人家的整洁的衣衫和诱人零食;或许你可能为了课桌上那道分界线公平与否举手让老师来裁决,甚至为课本的优劣或抄借作业之类的小事去贴人家的“大字报”,从而引起全班同学围观……所有的这一切,或许都慢慢淡忘了,不变的永远是那单纯快乐的时光、天真无邪的稚趣和少小无猜的童年记忆。

中学时代,你渐渐懂得了用大脑去观察和判断周围的事物,开始了你最初的人生设计,有了自己初步的隐私概念;新增的自尊心让你琢磨着与班级的学习尖子较劲;为写好作文,会偷偷读课外书、抄写各种名人名言;为显示聪明的智商,会暗自对疑难作业的答案保密……此时,你开始关注周边人群的变化,有了远近亲疏的友情选择,“闺蜜”成了你无话不谈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此时此刻,生理的发育带来诸多心理的变化,微妙的焦虑状态让你在肢体上距离异性越来越远,但眼睛中的余光追踪的目标却越来越清晰,你会心甘情愿按照他(她)的需要做任何对方喜欢的事情,哪怕是违反校规也在所不惜。为应对逆反心理作祟的中学生,学校有了更为严格的纪律约束,班主任老师往往成为大家又恨又爱的角色。不过这严格的规范却也培育起中学生们强烈的集体荣誉感,为了班级学习或体育成绩的排名,会把一个个愣头青转变为一个个为荣誉而战的斗士。由于课程安排的紧张,升学、就业和前途的茫然,尚未成熟且承载过多压力的情感尚无暇分配给别人更多的关爱,这个时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,除了同桌、同组之外,再就是班级学习的尖子和美丽的校花啦。

经历了“文革”十年,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,除少数应届毕业生之外,大部分都有过三到十年的农村、工厂、商业、部队、学校之类的工作阅历。或华发渐生、拖家带口,或天真活泼、稚气未脱,甚至至于父子、夫妻同校,都构成那个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特有景观。大学时代,我们这些入似乎少了些青葱岁月固有的浪漫,多了些时代所特有的激愤与成熟。对于“伤痕文学”的如醉如痴,似乎让大家找到了情感宣泄的喷发口;关注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对此倾注着激情,总有某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。尽管如此,经历过十年的蹉跎岁月,基础的薄弱和知识面的荒芜,让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读书的重要和珍贵。有失也有得,学校后来的大名鼎鼎教授们,大多是我们当年读书时的一线任课老师。他们憋足了劲头把全部积累释放出来,同学们以饥似渴的学习欲望与之呼应,如此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恐怕如今很难见到。回想起来,四年过得很快。四张借书卡几乎每周轮换一次,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及思潮圆囿吞枣般地兼收并蓄,目的无非是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。四年的恶补,的确让大家贫瘠的脑壳得到了空前充实。可以说,这四年是我们这代人终生难忘的最快乐的一段时光!

成熟的心智、独立的个性、松散的管理和知识的宽泛涉猎,几乎是这代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全部。那时候,没有电视、网络、麻将之类,连个别同学的恋爱都是偷偷进行,当是

处在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,喧嚣尘世间的一切都在变,惟有同学间那种简单、干净、清纯的人际关系,一直定格在那特有的历史瞬间。曾经不期而遇的一群人,携手走过一段青葱岁月,保留着某种天然的不染世俗戾气和市俗气的纯洁友情。这种情谊不仅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淡,而且还会愈演愈烈。

“同学”正渐渐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具亲密感的一个族群。

——无论多少年没联系,当你出差、路过某个城市、某个单位,同学,就是你发自内心想打个电话、绕弯会面的那个人;尽管多少年不曾见面,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,而且是你敢于把心底秘密直言相告的那个人。

——无论你混穷了还是混阔了,无论面对你的上级还是下级,同学,就是那个毫不迟疑面对你直呼其名的人;是无论在多么隆重的场合,见面就直接给人一拳,或直接把你拉进怀抱的那个人。

——无论任何时候,无论公事私事,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,同学,就是那个毫不迟疑敢于直接给你下命令的那个人;而且不论你有多么为难,你都必须尽全力帮助,帮完忙却无需客套,不用回报的那个人。

上帝造人,很残忍,让人在世间背负生存发展的艰辛,遭遇天灾人祸和情感的折磨;而“同学”却是上帝特意为你安排的除了父母、夫妻、儿女及至亲好友之外,随时可以为你排忧解难的贵人。这是上苍的慈悲之心。校园时光培育起来的人间温情,让我们经历了长夜,守到了黎明,穿行过黑暗,还相信阳光。尽管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和利害纠葛,同学永远可以视为真诚信赖、情同手足的异姓兄弟。

“同学”是段天赐的缘分。珍惜这段缘分,珍惜这个称谓,她将是你我受用不尽的终身财富。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
微信公众号